

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 旧藏潮州歌册的现状与价值^{*}

肖少宋

[摘要] 1928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收藏各类书籍、器物,后来,书籍部分在辗转迁移中,不知去向,学界仅能从《民俗周刊》所载目录知其大概。近期,此批书籍重被发现并收藏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资料室,我们进行了整理和研读,并撰写相关文章。本文主要介绍其中潮州歌册部分的现状,并做叙录,指出学界对其所存在的误识,最后分析其对潮州歌册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风俗物品陈列室 潮州歌册 民俗周刊 版刻

[中图分类号] I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90(2009)04-136-10

一、学界对风俗物品陈列室 所藏潮州歌册的认识

1928年9、10月所出版的《民俗周刊》(总第二十五至二十八期)曾刊登《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①一文,该目录收书类641种,器物类180种,每种皆列有书名与册数,或物品名与件数。后来这批书籍物品随着学校机构的更替,几经迁移,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少有知其踪迹者,所知者仅是该目录。由于没有实物的参照,研究者在征引和阐述此目录时,常出现各类误识,其中关于购自潮州地区的书籍部分出现的问题最多,再加上间接征引和再度阐述,误识也就愈深。

在所收641种书籍,其中注明购自潮州地区的有238种,这是关于潮州民间书籍收藏情况的

最早记录,因此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被广泛引用,但关于这批书籍的情况一直以来都存在着错误的认识。2002年出版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卷一所载吴文科的长文《“潮州歌”及其“歌册”》就指称:“从一九二八年该所发表于《民俗》周刊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上的《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看,共有二百三十八部。但据日本田仲一成二十世纪末的调查,现在只剩下四十七部藏于该大学图书馆。”^②此种表述最早见于王顺隆《潮汕方言俗曲唱本“潮州歌册”考》一文: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却收集到了238部的潮州歌册,并发表了该所风俗物陈列室所收藏的歌册书目。这是目前所知有关潮州歌册最早的记录,然而这些藏书依田仲一成的调查报告显示,现今只有47部仍藏于该大学图书馆内。^③

[作者简介] 肖少宋(1980—),男,广东汕尾人,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广东 广州 510275)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说唱文学及表演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840020)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民俗周刊》1928年总第25—28期。

②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③ 王顺隆:《潮汕方言俗曲唱本“潮州歌册”考》,《古今论衡》2002年第7辑。

此后研究者在论述潮州歌册收藏与著录等相关问题时，也多沿用此说，如邹珣《旧版潮州歌册研究态势概述》^①等。但此表达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笔者重新检阅《民俗周刊》所载《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以下简称“陈列室目录”）一文时，注意到在这二百三十八部目录之后注：“从‘沙溪头’到‘双夺妻’共二百三十八种俱购自潮州”，很清楚，文中并没有说全部书籍皆为潮州歌册，只强调是购自潮州地区的本子，我们知道潮州当时书坊所刻印的书籍不仅有潮州歌册，还包括潮剧的剧本及曲段精选（有研究者称之为“曲册”）、潮汕地区的歌谣及日历等生活用书。从所列的目录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二百余种不可能皆为歌册，如《珠玑记》录两目，一种有两册，一种有四册，明显不可能同为歌册。而关于田仲一成所调查的四十七种歌册，王顺隆是从上田望、大塚秀高所编《潮州歌册研究目录（稿）》转述而来的。但据我们请教田仲先生得知，其所调查的四十七种潮州歌册并非存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而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现藏其地方文献分馆），时期是1987年9月，田仲先生首次来广州访书。因此，上田望等在编目时，误认田仲先生调查的潮州歌册为中山大学藏本，而王顺隆、吴文科沿用其误，才得出“只剩下四十七部”的错误判断。那么，目录中所著录的这批潮汕地区的文献资料现藏于何处，此中除潮州歌册外，尚有哪些方面的书籍，现在的保存状况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

二、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潮州歌册的概况

2005年底，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进行图书整理时，发现一批书籍，书页上多钤有“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人类学部”等印记，由“民俗学会”等名称可知，这批书籍应该就是原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的书籍部分。这批书籍是如何入藏中文系资料室的，中

间辗转经过了哪些部门，这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机构设置的变更及“风俗物品陈列室”的隶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于1927年11月，隶属于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是当时该所最重要的研究部门，由顾颉刚主持，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②，后来由于所搜集的风俗物品日益增多，特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并于1928年3月1日开始开放参观。因此，在此之前收藏的书籍被钤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印记。1931年，文科改称文学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改为文史所，隶属文学院，但下属机构设置并无变化。1935年6月，中山大学开始设立研究院，文史研究所隶属研究院，改称文科研究所，同时取消民俗学会，将其所属风俗物品陈列室归为文科研究所的“设备”部分。这批书籍又被钤上“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印记。1947年起中山大学研究院取消，所属各研究所归入文学院，文科研究所于1947年2月将语言、文学、历史、人类四组改为四学部，此时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藏品应是直接隶属人类学部，所以才被钤上“国立中山大学·人类学部”印记。1947年7月文科研究所改编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含文学、语言两部）和历史学研究所（含历史、人类两部），1948年8月在人类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人类学系，此批书籍随即又转入人类学系，1952年10月人类学系师生皆被调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但书籍依然保留在中山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书籍又辗转入藏中文系资料室，即为我们现在所见到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的遗存部分，现藏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资料室。^③

我们在2006年6月、2007年7月两度对这批书籍展开调查整理，完成了编制书号、著录基本信息、重新修补装订等工作，以方便今后的借阅与研读。下面笔者对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潮州歌册的论述，即是通过此两次调查整理所获得成果。

① 邹珣：《旧版潮州歌册研究态势概述》《潮州文化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民俗学会简章》《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年报》第10页。

③ 参见黄仕忠、关瑾华《国立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唱本考略》，《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

其他书籍的相关情况，可参阅《国立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唱本考略》一文^①。

据笔者的调查，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的潮州地区民间书籍，现存有一百七十来种，但已经有近半残缺。经我们仔细核查现存书籍的内容后统计，潮州歌册近七十种（包括几种短篇歌册，如《唱忠恕》、《小丑歌》、《新丑歌》等），其它的除一种杂著外，剩下的一百来种皆为潮剧戏班的演出本，这些潮剧本及曲段精选潮汕地区一般称之为“曲册”，也具有重要价值，因为此类曲册现在保存下来的也不多，而且一百多种中有过半是《潮剧剧目汇考》^②所未曾收录的，对潮剧剧目、戏班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笔者将另文论述^③。

现存的风俗物品陈列室的书籍，潮州地区的有600多册，数量上仅次于木鱼书，可见当时民俗学会很重视对潮州地区民间书籍的收集，这大概与其主要成员顾颉刚和钟敬文有关系，两人早在1925年就有讨论潮汕地区唱本的书信往来。

1925年，钟敬文抄录的《山伯英台》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他通过与孟姜女故事相比较，发现了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现象，后来钟敬文的信在《歌谣周刊》的“孟姜女专号”上发表时，顾颉刚写了一段按语，里面提到：

读完钟先生寄来的《梁山伯祝英台节义全歌》又使我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发见：原来祝英台的故事中掺入了不少孟姜女故事及其他故事的分子了……所以，这一篇唱本给予我们以一种深切的教训，便是：研究一件故事是不能专就这一件故事的本身去研究的，必须同时研究其他的故事，始可寻出它们的交互错综关系。^④

这段话虽简短，但却可能是最早对潮州歌册比较有见地的分析，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提醒我们像潮州歌册这种在题材上受其他说唱文学影响很深的说唱文学，更“不能专就这一件故事本身去研究”。由此可见，在成立民俗学会和进行

风俗物品的搜集之前，顾颉刚和钟敬文对潮州地区的唱本就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三、风俗物品陈列室现存潮州歌册叙录

鉴于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潮州歌册的重要价值，此节笔者将对现存的部分进行详细的介绍，指出与现存其他版本歌册的不同之处，而对于不见其他单位收藏的歌册，做简要的内容概述。

01. 华美案

又名“下尾沉”，全二卷。陈列室目录“华美案，十四”、“下尾沉，二”两目，疑著录有误。封面“最新 华美案全歌 住潮城府前街万利春记藏板”，墨色；卷首刊语“新撰下尾沉全歌”（卷一）、“下尾沉下卷”（卷二）；版心“下尾沉 卷之~页序”；书品“18.2×10.1 cm”。

歌册叙民国元年（1912）故事。沈捷利之女美兰相貌出众但名声甚坏，与陈阿钦之子陈杰定下婚约。七月廿五日河公生，下尾乡演戏，月浦余猪舍同往观戏，见美兰，两情相悦，遂以钱财说动捷利悔婚。阿钦知美兰不贤，同意退婚，但族老永锡爷认为退婚是污辱宗祖之事，不允。猪舍知事不成，一病不起，其母探明实情，派婢女半夜至沈家接来美兰，两人遂成好事，猪舍病愈，从此常私下往来，无人得知。一年后，阿钦遵永锡爷之命，令陈杰从番邦回家娶亲，新婚之夜，美兰心中不快，夫妻吵闹，最后由阿钦之妻林氏相劝才和好。

按：此歌册未见其他单位收藏，也未见目录著录，有同题材曲册。歌册的结尾非常仓促，完全没有展开，如沈美兰与猪舍、陈杰的关系，陈余沈三家的纠葛等皆没着墨，而歌册之末已言“美兰从今二夫妻，夫唱妇随步不离。后来不知如何说，歌文到此已团圆”，可知已完篇。另，“华美”两字仅见于封面题名，内文皆作“下尾”，潮州曲册刚好相反，两名并用应为歌册与曲册相互影响的结果。曲册言沈捷利为“华美乡”人，歌册言

① 黄仕忠、关瑾华：《国立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唱本考略》《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

② 陈历明、林淳钧：《潮剧剧目汇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肖少宋：《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潮州曲册百种叙录》中山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暨中山大学中文系第九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广州2008年1月。

④ 钟敬文：《关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通信》第483页。

为“下尾”人，“华美”潮语读作 [huá bhé²]，“下尾”潮语读作 [hiá bhé²]，音近相借，应为同一地方，华美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即歌册中的海阳县）。

02. 金石缘

存卷一、二、五，卷六未缺页，缺卷三、四。陈列室目录“金石缘，六”。封面“新造金石缘全歌 潮安府前街李万利老铺”，套红；卷首刊语“新造金石缘卷之 ~ / □□□□堂发梓”；版心“金卷 ~ 页序”；书品“20.9×10.8 cm”。

歌册叙苏州才子金云程与佳人石无瑕的婚姻故事。石无瑕因卖身葬父，沦为林家婢女。林家之女爱珠原已许配金云程，但金家家道中落，云程一贫如洗，且身染重病，林家嫌之，即以无瑕冒充小姐嫁之。云程得无瑕之父治疗，病愈后勤读考中状元，又屡建军功，最后夫妻富贵登仙。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薛汕、郭马风等所编目录有载^①。歌册据同名章回小说改编。据卷六所叙内容，知应为未完之作，可见原收藏时此歌册已非完本。

03. 癩疴脱壳

全四卷。陈列室目录“癩疴脱壳，四”。封面“最新癩疴脱壳全歌 住潮城府前街万利春记藏板”，墨色；卷首刊语“最新癩疴脱壳全歌卷 ~ / 潮城府前街万利春记藏板”；版心“疴 卷之 ~ 页序”；书品“18.3×10.2 cm”。

歌册叙明朝万历三年（1575）故事。浙江仁和县马海庭，娶妻周月娇，其父逝后留下丰厚遗产，海庭常夜宿妓院，得花柳病，家财散尽仍无法医治。周氏不堪其苦，提出离婚，后嫁西村王双茂，双茂知其为癩疴之妻，不敢近之。海庭卖屋得银，欲找名医治病，被乞丐窃去，欲自杀，为土地神所救，告其三年后必愈。海庭沦为乞丐，作劝善歌讨食。一日，至双茂家，见月娇，月娇怜之，对双茂假称为其兄，替海庭谋得管理花园之职。花园内有两神管银万两，知海庭为银之主，托梦相告。观音化为僧人至王家化缘，海庭捐银二千，余下皆还双茂。观音见其心向善，留丹药

一颗，海庭服之，遂去癩疴之体。月娇告知双茂实情后出家。双茂、海庭又各自成家，广施善行。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郭马风所编目录有载，东山歌册^②有抄本。“癩疴”[tã k⁰]，潮州话也称“癩哥”[tã g⁰]，指患花柳病后身体生癣疥等的形状。

04. 雷神报

全一卷。陈列室目录“雷神报，三”，一卷分为三册。封面“新造雷神报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刻雷神报全歌”；版心“雷神报 页序”；书品“22×11.5 cm”。

歌册叙山东吴徐和娶妻周氏，久未得子；其兄吴徐邦，妻陈氏，有一男一女。一天，陶胤找徐和赌钱，被周氏叱回，遂怀恨在心。山东有雷神庙灵验，南京赵文廷四十无子，至此求神，后江边洗澡，衣服被陶胤偷去。恰周氏至江边洗衣，借与徐和之衣。陶胤即传言周氏有奸情。徐和知之，责周氏，周氏自杀辩白，为土地神所救，后遍游地狱。文廷为谢周氏再至山东，得知周氏被诬而死，遂同徐和争论。突然天打雷，将陶胤击死厅前，真相遂明。天雷打破周氏棺木，还阳。后文廷、徐和俱得子，子长成皆得功名。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也未见著录。歌册叙及徐和闻兄在京城被害事，但没下文。

05. 南天门

又名“马妃乱国”，存七卷，缺卷三。陈列室目录“南天门，八”。封面“新造南天门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忠义祠卷之 ~ 潮城府前 □□□藏板”；版心“南天门 / ~ 页序”；书品“21.1×10.8 cm”。

歌册叙商王正宫萧后之父萧元国告老返家后，偏宫马妃同其兄马良设计害萧后。马良派家仆萧春明行刺商王，指称为元国所遣。国师游爷知萧后有十六年之难，遂隐居岳龙山。柳爷、王爷受命审春明，因用刑过重，春明瘁死。马良骗动商王杀王爷，王爷之子文伟逃至柳爷家中。商王贬萧后，后生太子，为神仙救出，带至元国处扶养。

① 薛汕：《书曲散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版，第127—130页；郭马风：《潮州歌册志·潮州歌册的歌本》，《潮学》2000年第1—2期。

② 东山歌册是潮州歌册传入福建东山后经过地方化，以当地“观姑调”演唱的民间说唱艺术，其现存唱本多直接抄录潮州歌册。

文伟在柳家苦读，柳爷配予女赛容，引起赛容继母之侄蓝可修不满，被告官，临刑之时被救上岳龙山。后太子长成，被接上岳龙山立为新主，起兵攻进京城，马妃被乱箭射死，奸臣尽除。太子登基，封赐众英雄。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薛汕、郭马风所编目录有载，郭马风题别名“冯妃乱国”，“冯”应为“马”之笔误。歌中叙马妃之笔墨并不多，多为太子流落、英雄聚义、共扶新主的内容，类似于“走国”题材的歌册。

06. 吴三桂

存七卷，缺卷一、三、七。陈列室目录“吴三桂，十二”，册数有误，按十卷末唱“劝人存心须正直，青史留名传古今”，可知歌已完。封面缺；卷首刊语“改良吴三桂全歌卷之～潮安府前街铁巷口王生记藏板”；版心“吴三桂 卷之～页序”；书品“18×10^{cm}”。

歌册叙明末清初吴三桂与陈圆圆情缘，详情此处不赘。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薛汕、郭马风目录有载。叙吴三桂故事者，小说有两种，一为宣统二年（1910）广州觉群小说社铅印本，全书十回，回目为七言联目，专演明末清初吴三桂与陈圆圆之乱世情缘；一为宣统三年（1912）上海书局石印本，全书四卷四十回，叙吴三桂沉浮荣辱一生，陈圆圆故事仅作插曲。歌册情节全同十回本小说，分为十卷，卷下分回，一卷一回，回目为重新拟定。歌册当据十回本小说改编。歌册的叙述过于匆促，没有完全展开。

07. 上朝英哥

存七卷，缺卷一、四。陈列室目录“上朝英哥，九”。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上朝英哥卷～潮城□□□藏板”；版心“上朝英哥 卷～页序”；书品“18.5×10^{cm}”。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薛汕、郭马风目录有载。

08. 沙溪头

存半卷，缺下半卷。陈列室目录“沙溪头，二”，一卷分为两册。封面“潮城府前街 万利春记藏板 新造沙溪头全歌”，墨色竹梅图案；卷首刊语“新造沙溪头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春记藏板”；版心“沙溪头 页序”；书品“19×11^{cm}”。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郭马风所编目录作“沙溪头案”。

09. 妲己乱国

又名“封神演义”，存六十卷，缺卷八至十三、二十八至三十、四十、四十四、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二、六十五。卷一前有序，题“光绪庚子岁杏圃氏序”。陈列室目录未载，有“民俗学会”印记，应为1928年后入藏者。封面“新造封神妲己乱国全歌 第壹集”；卷首刊语“新造封神妲己乱国卷之～”（各卷有不同程度残缺）；版心“封神 卷之～页序”；书品“18×10^{cm}”。

按：经眼潮州歌册中仅此种有序。仅见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藏，为全本。歌册据通俗小说《封神演义》改编，全七十六卷，为目前所知卷数最多者。

10. 山伯英台

全一卷，分三册。陈列室目录未载，应为1928年后入藏者。封面“新造山伯英台全歌”，彩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新刻梁山伯祝英台节义全歌”；版心“返魂记 页序”；书品“21.2×11.4^{cm}”。

按：此歌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等皆有收藏，但封面、书品等均与此藏本不同，应为不同版本。

11. 周阿奇

全二卷。陈列室目录“周阿奇，二”。封面“府前街铁巷口 万利号藏板 新造周阿奇全歌”，彩色竹梅图案；卷首刊语“周阿奇新歌全本 潮城李万利藏板”；版心“周 /～页序”；书品“21.5×11.5^{cm}”。

12. 珠柑记

存下半卷，缺上半卷。陈列室目录“珠柑记，二”、“珠柑记，四”，前者为歌册，一卷分为两册；后者为潮州曲册，今存。封面“府前街铁巷口 万利号藏板 新造珠柑记全歌”，墨色竹梅图案；卷首刊语缺；版心“同年 页序”；书品“20.5×12^{cm}”。

13. 水心桥

全一卷。陈列室目录“水心桥，二”，一卷分为两册。封面“万利号藏板 新造水心桥全歌”；卷首刊语“新造水心桥～卷 /□□□堂发行”；版

心“水心桥 / ~ 页序”；书品“20×10.5 cm”。

按：仅见首都图书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藏此歌册。

14. 张古动

全一卷，有一副本。陈列室目录“张古动，二”，一卷分为两册。封面“府前街铁巷口 万利号藏板 新造 张古动全歌”，彩色竹墨图案；卷首刊语“新造张古动卷之上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版心“张古动 页序”；书品“19.3×11 cm”。

按：此版本与其他单位藏本不同。

15. 八宝金钟上

全十一卷。陈列室目录“八宝金钟，十一”。封面“新造 八宝金钟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八宝金钟卷之~”（仅见卷一）；版心“八宝金钟 卷 ~ 页序”；书品“21×11 cm”。

按：此歌册为半页七行，十一卷本，与其单位藏本不同版（半页十行，十卷本，每卷卷首皆有刊语）。

16. 八宝金钟下

全十卷。陈列室目录“八宝金钟下，十”。封面“新造 八宝金钟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八宝金钟下全歌卷之~ 潮城府前街铁巷口老万利藏板”；版心“荐佛衣 卷之~ 页序”；书品“18×10.5 cm”。

17. 包公出世

存卷五、七~九、十一、十二，共六卷，缺七卷。陈列室目录“包公出世，十三”。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狄清上棚包公出世卷之~ 潮城府内陈财利堂藏板”；版心“狄青上棚 卷 ~ 页序”；书品“18×10 cm”。

18. 大红袍

存卷一，缺卷二。陈列室目录“大红袍，二十五”，疑册数有误。封面“新造 大红袍全歌 潮城府前街王生记藏板”，墨色；卷首刊语“新造闹严府打破玉花瓶卷 ~ / □□□堂藏”；版心“大红袍 / ~ 卷 页序”；书品“21.7×11.2 cm”。

19. 滴水记

全四卷。陈列室目录“滴水记，四”。封面“新造 滴水记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省城滴水记卷之~ 潮城内

□□□堂藏板”；版心“滴水记 卷 ~ 页序”；书品“19.8×10.3 cm”。

20. 金狗精

存六卷半，缺卷七下半、卷八。陈列室目录“金狗精，八”。封面“手抄本集 金狗精 正原班本 王家友芝堂出版”，墨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新刻金狗精卷之~ 友芝堂梓行”；版心“金 ~ / 页序”；书品“20.9×10.9 cm”。

21. 烈女配

全九卷，有一副本。陈列室目录“烈女配，九”、“二岁夫，九”，实同种歌册，疑将正、副本两录。封面“新造 烈女配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烈女配卷之~ / 李万利藏板”（各卷有不同程度残缺）；版心“烈女配（仅见各卷首页） 卷之~ 页序”；书品“18×10.1 cm”。

22. 刘成美上

存十九卷，缺卷二十。陈列室目录“忠节传，二十”。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刘成美忠节全歌卷之~ 潮城府前街铁巷口李万利老铺藏板”；版心“忠节传 卷之~ 页序”；书品“18×10.3 cm”。

23. 刘成美下

存卷一、二、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十五，共九卷，缺七卷。陈列室目录“刘成美下，十六”。封面“新造 刘成美（下棚）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刘成美下截全歌卷之~ 潮城府前街铁巷口李万利老店藏板”；版心“刘成美下 卷之~ 页序”；书品“18×10 cm”。

24. 六奇阵上

存十卷，缺卷五、七。陈列室“六奇阵，六”、“六奇阵，十二”，前者为下棚。封面“新造 六奇阵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六奇阵卷之~ 潮城铁巷口李万利老铺藏板”；版心“六奇阵 卷之~ 页序”；书品“17.7×10.2 cm”。

25. 六奇阵下

存四卷，缺卷一、四。陈列室“六奇阵，六”、“六奇阵，十二”，后者为上棚。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六奇阵下棚卷之~ 潮城大街四进士亭脚李家万利号藏板”；版心“六奇阵下棚 卷之~ 页序”。

~页序”；书品“20.5×10.8^{cm}”。

26. 尼姑案

存四卷，缺卷三。陈列室“尼姑案，五”。封面“新造 尼姑案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尼姑案卷之~”；版心“尼/~卷 页序”；书品“20.8×10.8^{cm}”。

27. 庞卓花

存六卷，缺卷一、三、五至七。陈列室目录“庞卓花，十二”，册数有误。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庞卓花卷之~ 潮安府前街老万利藏板”；版心“庞卓花 卷 ~ 页序”；书品“18.3×10.2^{cm}”。

28. 平金番

存三十一卷，缺卷二十九、三十。陈列室目录“平金番，三十三”。封面“新造 平金番全歌 /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玉钏缘谢玉辉平金番卷之~ 潮城四进士亭脚李万利堂藏板”；版心“金辉平番 卷 ~ 页序”；书品“18×10^{cm}”。

29. 七星会

存十一卷，缺卷七、卷十二。陈列室目录“国朝沈公爷监潮，十三”。封面“七星会 国朝沈公爷监潮全歌”，墨色；卷首刊语“新造国朝沈公爷监潮全歌卷之~/□□□藏板”；版心“监潮 卷之~ 页序”；书品“18.3×10.3^{cm}”。

按：此歌册仅见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藏本，也缺。

30. 麒麟图上棚

存卷六、七、八，共三卷。陈列室目录未载，应为1928年后入藏者。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其彝图卷之~ 潮城府前街铁巷口老万利藏板”；版心“其彝上 卷 ~ 页序”；书品“18×10.3^{cm}”。

31. 乾隆游山东

全五卷。陈列室目录“游山东，五”。封面“新造 游山东全歌 潮安府前街李万利老铺”；卷首刊语“新造乾隆君游山东（面巾记）卷之~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版心“游山东 卷 ~ 页序”；书品“18.2×10.2^{cm}”。

32. 乾隆游石莲寺

存十一卷，缺卷三、七。陈列室“石莲寺，十三”。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乾隆君游石莲寺

全歌卷之~ 潮城府前街铁巷口李万利老铺藏板”；版心“石莲 卷之~ 页序”；书品“18×10.3^{cm}”。

33. 乾隆游苏州

全一卷，有一副本。陈列室目录“游苏州，二”，一卷分为两册。封面“府前街铁巷口 万利号藏板 新造游苏州全歌”，彩色竹梅图案；卷首刊语“新造乾隆君游苏州全卷 潮城大街万利□□□藏板”；版心“游苏州 页序”；书品“18.5×10.5^{cm}”。

34. 秦世美

存卷四至六，缺卷一至三。陈列室目录“秦世美，六”。封面缺；卷首刊语“新刻秦世美歌卷~”；版心“秦世美 卷 ~ 页序”；书品“20×10^{cm}”。

35. 升仙图

存卷一、二、四，共三卷，缺六卷。陈列室目录“昇仙图，九”。封面“新造 升仙图全歌 潮城府前街王生记藏板”，墨色；卷首刊语“新造升仙图卷~ 潮安府前街王生记藏板”；版心“升仙 / 卷 ~ 页序”；书品“18.2×10^{cm}”。

36. 双如意

存卷一至三，缺卷四至六。陈列室目录“双如意，六”。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双如意卷之~ 潮安府前街铁巷口老万利藏板”；版心“双如意 卷 ~ 页序”；书品“18×10^{cm}”。

37. 双太子红罗衣

存十九卷，缺卷六。陈列室目录“双太子红罗衣，二十”。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双太子红罗衣卷之~ 潮安府前街老万利藏板”；版心“双太子 卷 ~ 页序”；书品“18×10.1^{cm}”。

38. 双玉镯

存二十二卷，缺卷六、十三、十四、二十六。陈列室目录“双玉镯，二十六”。封面“新造 双玉镯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卷首刊语“新造双玉镯卷之~”；版心“双玉镯 卷之~ 页序”；书品“18×10^{cm}”。

39. 吴忠恕

全六卷。陈列室目录“吴忠恕，六”。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吴忠恕卷之~”、“新造反贼吴忠恕下（棚）卷~”；版心“吴（忠恕）/~ 页序”；书品“20.3×11^{cm}”。

按：从此版本卷首刊语来看，歌册应分上、下棚。其他单位藏本皆分八卷，不分棚。

40. 五虎平西

存二十五卷，缺卷一、二。陈列室目录未载，应为1928年后入藏者。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五虎平西珍珠旗卷之～潮城府前街□□□堂藏板”；版心“平西～页序”；书品“20.5×10.5^{cm}”。

按：此版本卷下不分回，其他单位藏本皆卷下分回，七言联目。

41. 五美缘上

存十卷，缺卷十至十三。陈列室目录“五美缘，二十八”，为上、下棚总册数。封面“新造/五美缘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五美缘卷之～潮安府前街李万利藏板”；版心“五美缘卷～页序”；书品“18×10^{cm}”。

42. 五美缘下

存十卷，缺四、十一。陈列室目录“五美缘，二十八”，为上、下棚总册数。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五美缘下棚卷之～潮安府前街铁巷口李万利藏板”；版心“五美缘下棚（五美下）卷之～页序”；书品“18×10.2^{cm}”。

43. 五星图

全八卷。陈列室目录“五星图，八”。封面“新造/五星图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五星图卷之～潮城大街四进士亭脚李家万利号藏板”；“五星图卷之～页序”；书品“20.5×11^{cm}”。

44. 五星图子

存卷一、三、六、七，共四卷，缺四卷。陈列室目录“五星图下，八”。封面“新造/五星图下全歌 潮城府前街王生记藏板”，套红；卷首刊语“五星图子全歌卷之～潮安府前街王生记藏板”；版心“子卷之～页序”；书品“18×10^{cm}”。

45. 五义女

全一卷，卷未有缺。陈列室目录“五义女，二”，一卷分两册。封面“府前街铁巷口万利号藏板 新造/五义女全歌”，彩色竹梅图案；卷首刊语“新造五义女 潮城大街四进士亭脚李万利藏板”；版心“五义女页序”；书品“18.8×10

5^{cm}”。

46. 香毬记

存一卷半，缺卷二上半。陈列室目录“香毬记，四”，每卷分两册。封面“新造/香速记全歌/潮安府前街李万利老铺”，套黄；卷首刊语“张翼鹏王秀珍贞烈香速记卷之～”；版心“香速记/～卷页序”；书品“20.5×10.8^{cm}”。

47. 萧光祖上

全八卷。陈列室目录“萧光祖，八”。封面“新造/萧光祖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玉盒仙琴金宝扇卷之～潮安府前街老万利藏板”；版心“玉盒仙琴卷～页序”；书品“18×10.3^{cm}”。

48. 萧光祖下

又名《宝鱼兰》全十二卷。陈列室目录“宝鱼兰，十二”。封面“新造/宝鱼兰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萧光祖下棚宝鱼兰卷～潮城大街四进士亭李万利藏板”；版心“宝鱼兰卷～页序”；书品“19.5×9.5^{cm}”。

49. 小红袍黄元豹

存三、四卷，缺一、二卷。陈列室目录“小红袍，四”。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黄元豹全歌卷之～潮城铁巷口李万利老铺藏板”；版心“黄元豹卷之～页序”；书品“10×10.2^{cm}”。

50. 小英雄扫北

存二卷，缺卷一上半、卷二上半、卷三。陈列室目录“扫北征东，六”，每卷分两册。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小英雄扫北卷之～潮安府前街铁巷口老万利板”；版心“扫北征东卷～页序”；书品“18×10^{cm}”。

按：陈列室目录另录“罗通扫北，十一”。但据目前所知歌册，《罗通扫北》即为《小英雄扫北》目录多出一目，不明何因。

51. 新中华

存五卷，缺卷二至五。陈列室目录“新中华，九”。封面“最新/孙汶黎元洪黄兴/新中华全歌”；卷首刊语“最新改良新中华革命军缘记全歌卷之～”；版心“新中华卷之～页序”；书品“18×9.8^{cm}”。

52. 杨大贵

存八卷，缺卷七、八，铅印本。陈列室目录

“杨大贵，十”。封面“新造 杨大贵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珊瑚宝卷之～潮城李万利藏本”；版心“珊瑚宝 卷之～页序”；书品“20 3×10 8^{cm}”

按：现存此歌册除此外皆为木刻版。

53. 一世报

全五卷。陈列室目录“一世报，五”。封面“新造 一世报全歌 潮安府前街李万利老铺”，套红；卷首刊语“新造本朝一世报全歌卷之～潮城府前街铁巷口李万利老铺藏板”；版心“一世报 / 卷之～页序”；书品“18×10^{cm}”。

54. 阴阳双宝扇

存卷一至二、五至七、十，共六卷，缺四卷。陈列室目录“阴阳双宝扇，十”。封面“手抄全集 阴阳双宝扇 正原班本 汪家友芝堂出板”，墨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新造阴阳双宝扇卷之～汪家友芝堂发兑”；版心“鱼卷～页序”；书品“21. 8×11^{cm}”。

55. 玉沙蛾

全四卷。陈列室目录“玉沙蛾，四”。封面“最新/玉沙蛾全歌/住潮城府前街万利春记藏板”，墨色；卷首刊语“新造玉沙蛾卷之～/潮城□□□（卷一：万利春记）藏板”；版心“玉沙蛾卷之～/页序”；书品“18. 4×10. 2^{cm}”。

按：此版本卷二末八句为其他版本所无，其中“若问此歌谁人造，汀州城内名才加”，点明作者。

56. 玉针记

全六卷。陈列室目录“玉针记，六”。封面缺；卷首刊语“新造玉针记卷之～潮城大街四进士亭脚李家万利号藏板”；版心“玉针记 卷之～/页序”；书品“20 5×11^{cm}”。

57. 再合鸳鸯

全二卷。陈列室目录“再合鸳鸯，四”，每卷分二册。封面“新造 再合鸳鸯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再合鸳鸯卷之～潮城大街四进士亭脚李家万利号藏板”；版心“再合鸳鸯 卷之～页序”；书品“20 8×110 8^{cm}”。

58. 珍珠塔

存两卷半，缺卷上前半。陈列室目录“珍珠塔，六”，每卷分二册。封面缺；卷首刊语“珍珠

塔全歌卷之～”；版心“珍珠塔～页序”；书品“21. 8×11. 5^{cm}”。

59. 蜘蛛记

全二卷。陈列室目录“蜘蛛记，四”，每卷分二册。封面“新造蜘蛛记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套红；卷首刊语“新造蜘蛛记卷之～/□□□藏板”；版心“蜘蛛记 卷之～页序”；书品“20 3×10 5^{cm}”。

60. 挑灯案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挑灯案，一”。封面“元华兴班 挑灯案 手抄全集 李万利出板 住潮州义安马路门牌”，彩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新造挑灯歌 李万利藏板”；版心“灯 页序”；书品“16×10. 2^{cm}”。

61. 唱三国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唱三国，一”。封面“元华兴班 唱三国 手抄全集 李万利出板 住潮州义安马路门牌”，彩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新造三国古人拆字歌”；版心“页序”；书品“16 2×10^{cm}”。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

62. 唱忠恕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唱忠恕，一”。封面“元华兴班 唱忠恕 手抄全集 李万利出板 住潮州义安马路门”，彩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老丑唱忠恕歌 潮城李万利出版社”；版心“唱忠恕 页序”；书品“16 2×10^{cm}”。

按：此歌册不见其他单位收藏。

63. 百草名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百草名，二”，册数有误。封神“光绪本年梅月 新造百草名全歌 李万利号藏板”，墨色；无卷首刊语；版心“百草 页序”；书品“15. 8×9. 5^{cm}”。

64. 百花名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百花名，一”。封面“府前街铁巷口 万利号藏板 新造 百花名全歌”，墨色竹梅图案；卷首刊语“新刻百花名歌全本 潮城四进士亭李万利号藏板”；版心“百花名 页序”；书品“18 8×11^{cm}”。

65. 肥丑拆字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肥丑拆字，一”。封面“老宝顺兴 肥丑拆字 手抄□集 李万利出板 住潮

州义安马路”，彩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新造棚尾肥丑拆字全歌 潮城李万利板”；版心“肥丑歌 / 卷一”；书品“16.5×10^{cm}”。

66. 新丑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未载，应为1928年后入藏者。封面“元华兴班 新丑 手抄全集 李万利出板 住潮州义安马路门”；卷首刊语“新造新丑歌 / 潮城万书堂藏板”；版心“页序”；书品“16×10.5^{cm}”。

67. 小丑

全一册。陈列室目录“小丑，一”。封面“元华兴班 小丑 手抄全集 李万利出板 潮州义安马路门牌”；彩色人物图案；卷首刊语“新造小丑歌 / □□□藏板”；版心“小丑 页序”；书品“15×9.5^{cm}”。

四、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潮州歌册的价值

以上所述六十七种歌册为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潮州歌册遗存的总数，其中全本三十一种，包括九种短篇歌册，残本三十六种。六十七种歌册中，有十一种未见于其他单位收藏；有五种未见于陈列室目录，应为目录发表后（1928年）所收藏。在陈列室目录中，尚有三十来种是可以确定为潮州歌册的，但已在辗转迁移中不知去向。因此，当年风俗物品陈列室所收藏的潮州地区书籍，潮州歌册与潮州曲册在种类上约各占一半。虽然歌册部分现在所保存下来的不到原收藏的三分之二，且过半已残缺，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首先，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歌册。虽然潮汕地区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就开始有书坊印制歌册，但1950年前所出版的潮州歌册，在“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已经被烧毁殆尽，仅有少数的民间收藏。现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私人所藏歌册的来源非常单一，多为1950—1960年代的重印本（据旧刻板重印）和

1990年代的誊印本（据1950年代重印本誊印）。陈列室所藏的歌册皆为1928年前后入藏，出版时间必早于此。

其次，让我们对潮州歌册的刻版情况有更全面的认识。1950—1960年代的重印工作由李万利书坊承担，因此封面所采用的图案、规格、题签皆被统一为相近的模式，誊印本又进一步规范。学界研究潮州歌册皆以重印本、誊印本为对象，在论述版刻问题时就常出现误断，《潮州歌版刻二题》^①、《旧本潮州歌册的版本述略》^②等文章皆有以偏概全等问题。从陈列室所藏歌册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前出版的潮州歌册的版本特征。如封面上，书名多采用套红字体和边框，有些还配有个人或植物的图案；重印本歌册统一为墨色字体和边框，很少见有图案。又如书名题写方式丰富多样，冠词多用“新造”，也有用“最新”等，但不用“古板”，如《尼姑案》封面题“新造 尼姑案全歌 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而重印本即多统一为“古板 尼姑案全歌 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板”的模式。有些歌册版本形态与现知歌册差别很大，如《五虎平西》、《八宝金钟上》，这有利于我们考察其形态的变化过程。

再次，反映了潮州歌册与潮州曲册的密切联系。陈列室歌册有些封面用的是曲册的封面，如《金狗精》、《阴阳双宝扇》等，其书名题写方式也与曲册一致，短篇歌册的封面即完全与曲册相同，这应是书坊同时印制歌册、曲册，有时封面板刻就互用了，只改动一下书名。

最后，丰富了现存歌册的数量。陈列室所藏潮州歌册中，如《癩痾脱壳》、《雷神报》、《南天门》、《吴三桂》等十来种，虽然一些略有残缺，但都是不见其他地方收藏的作品。

[责任编辑] 蒋明智

① 李国庆：《潮州歌版刻二题》《图书馆论坛》1991年第1期。又，李国庆：《潮州歌册版刻述略》北京图书馆编《罕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马庆贤：《旧本潮州歌册的版本述略》《潮州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